

大地柔情

康妮·梅森◎原著

李希薇◎譯



Brave Land
by Connie Mason

浪漫經典 145

林白出版社

大地柔情
Brave Land, Brave Love

原著  Connie Mason

 康妮·梅森

譯者：李希薇



浪漫經典之145

大地柔情

Brave Land, Brave Love

中文原著發行日期及版次：

第一版 1994 · 1月

原 著：Connie Mason

譯 者：李希薇

主 編：楊孟華

執行編輯：林春杏

美術編輯：孫慕貞 封面繪圖：施凱文

校對：劉美玲 周貝桂 林春杏

發行人：林竺霓

發行所：林白出版社有限公司

地址：台北山熊北路115號一樓

電話：(02)7765889-0 · 7754407

傳真：(02)7712568

劃撥帳號：0014980-9

發行字號：局版台業字883號

排版者：普辰電腦排版有限公司

地址：臺北市濟南路3段25號2F

定價：新台幣180元

初版：八十三年一月

國際書碼：ISBN 957-593-499-7

國際中文版權經原作者代理人

大蘋果股份有限公司授權出版發行

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

本社法律顧問：許文彬律師 ● 莊柏林律師 ●

蕭雄淋律師

倘有倒裝、缺頁、污損請寄回調換

Printed in Taiwan

大地柔情
Brave Land, Brave Love

原著者：Connie Mason

康妮·梅森

譯者：李希薇

原著書名／**Brave Land, Brave Love**
by Connie Mason

國際中文版授權©大蘋果股份有限公司
Copyright © 1992. Connie Mason
Chinese language Publishing rights
arranged with Rights Unlimited,
through Big Apple Tuttle-Mori Agency, Inc.

Chinese language Copyright © 1994, by
Lin Po Publishing Company, Taiwan.



浪漫經典之145

大地柔情

Brave Land, Brave Love

中文原著發行日期及版次：

第一版 1994 · 1月

原 著：Connie Mason

譯 者：李希薇

主 編：楊孟華

執行編輯：林春杏

美術編輯：孫慕貞 封面繪圖：施凱文

校對：劉美玲 周貝桂 林春杏

發行人：~~林世雪~~

發行所：~~林世雪~~出版有限公司

地址：台北市龍江路71巷15號一樓

電話：(02)7765889-0 7764407

傳真：(02)7712568

劃撥帳號：001498659

發行字號：局版台業字883號

排版者：普辰電腦排版有限公司

地址：臺北市濟南路3段25號2F

定價：新台幣180元

初版：八十三年一月

國際書碼：ISBN 957-593-499-7

國際中文版權經原作者代理人

大蘋果股份有限公司授權出版發行

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

本社法律顧問：許文彬律師 ● 莊柏林律師 ●

蕭雄淋律師

倘有倒裝、缺頁、污損請寄回調換

Printed in Taiwan

勇敢、大膽且魯莽

這些是澳洲大陸所蘊育的潘柏恩具備的特質。再沒有人比他更大膽，只有一件事能讓他古銅色的臉孔變色——一個滿腦子想著結婚的女人。潘柏恩雖是澳洲大戶——潘氏牧場——的繼承人，卻絲毫無意爲自己添個老婆來絆住他——直到他邂逅他生平所見最誘人且頑固的對象。

髮似月光、眸如藍綠色水晶的麗雅，嬌小得恍似孩童，但圓潤的身材又證明她是個百分之百的女人。她不輸任何高貴淑女的優雅儀態足以迷倒他高尚的友群，但她滿口的髒話又足令一名倫敦混混汗顏。結果，習於被女人倒追的柏恩，發現這個無時無刻牽扯著他的心的女人竟然拒絕他！



序幕

一八一五年 倫敦

她的手指快要抓不住粗糲的紅磚窗枱。她緊抱住微弱的生機，轉頭向下看——底下沒有矮樹叢，只有堅硬的黃土車道，剛才摩擦到磚牆的臉頰血跡斑斑。她不能掉下去。她是這麼年輕，她的生命珍貴得不容浪費。

如果她的人生注定要這麼過下去，那麼她還不如死掉算了。

她慌亂地扭轉頭，尋找宏偉的老橡樹堅固的樹枝。片刻之前，她在窗口打量這棵樹，認定它是她獲得解救的唯一希望。它向四面八方伸展的樹枝和濃密的樹葉向她招手，而她不顧一切地回應它的召喚。

可是它看起來是那麼遙遠。

她敢放開一隻手去抓它提供的安全嗎？萬一她掉下去怎麼辦？她柔軟的紅唇流露出憤世嫉俗的微笑。當她顫抖地吸口氣爬出窗口時，就已經考慮過摔死或摔成殘廢的可能性。

如果生命是如此殘酷，活著幹什麼呢？

她嚥下恐懼，放開一隻手——時間不多了——扭身狂亂地試圖抓住離她最近的樹枝。這個嘗試的代價是保住她生命的珍貴抓握，因為她的另一隻手臂支撐不住全身的重量。知道自己陷入衝向死亡的危險，她用雙腳奮力一蹬，不顧一切地撲向大樹。她的手指努力地抓向難以捉摸的樹枝。

她抓到了！

她的手臂好像要和身體分開了，可是她頑強地抓住命運賜予她的微弱希望。她將雙腿旋邊過這根樹枝，開始往下爬。最後一根岔枝仍然相當高，她盡可能地放低身體，地面卻仍然離她懸盪的雙腿有六呎遠。

紅磚巨宅內的燈火一盞接著一盞熄滅。絕望中她生出勇氣，閉起眼睛放開樹枝。她的身體撞擊地面，翻滾至石牆才停止。年輕健康而精力充沛的她，爬窗脫逃的瘋狂舉動只得到一點刮傷、瘀青和一隻開始腫脹的腳踝。

她站起來，跛著腳穿過大門。幾分鐘後，她被瀰漫的濃霧吞沒。

她沒有回頭。

她也沒有後悔離開豪門巨宅。

不管未來如何，都不會比她拋在身後的一切更糟。

一八一八年 倫敦

房門砰的一聲開啓，差點飛離門框。一個男人衝進房間，站在潘柏恩和柏若琳正激烈地做愛的床前。這不是他和若琳第一次分享激情，而柏恩希望這不會是最後一次。他是走了什麼楣運，怎麼會被逮個正著？她的父親不是明天才回家嗎？

「我希望你玩得盡興，年輕人，因為這將是你最後一次和任何女人做愛，除非你對若琳負責，娶她為妻。」

柏恩慌亂地摸索被單，急忙蓋住自己和若琳。在忙亂之中，他沒有注意到這對父女交換的同謀神色。如果他看見，就會明白這是他們設計的圈套。

「如果你說的是結婚，」柏恩回答。「那恐怕是不可能的。」

英俊的潘柏恩一直和婚姻保持距離。既然沒有非結婚不可的理由——他的哥哥已經為潘家生下繼承人——他覺得沒有必要娶個妻子來束縛自己。岱瑞和羅賓爲了贏得他們的妻子吃

盡苦頭，柏恩已經鄭重地發誓要做一輩子的單身漢。

「你——你已經毀了我的女兒，」伯爵士憤怒地說得口沫橫飛。柏恩的拒絕只有使他更加憤怒。「你在倫敦這兩年顯然一直和我的女兒秘密來往，我要求你負起責任。」

「你說的話並非全對，」柏恩冷靜地說道，雖然他的情緒混亂。「若琳只是我來倫敦之後交往的許多女人之一。」

「我不知道澳大利亞的情況如何，但是在英國，男人應該為破壞女人的名節負責，娶她為妻。」

柏恩嚥下憤怒的反駁，他的紳士風度不容許他洩漏自己並非若琳的第一個情人，也不能是最後一個。兩年前他自澳洲來到倫敦之後，他的魅力像暴風雨般席卷整個城市。去法國旅行期間，他將自己的性愛技巧推向完美的境地，更將自己的魅力磨練到幾乎令所有的異性無法抗拒。無數女人渴望成為這個英俊富有的澳洲人的妻子，就算嫁給他之後得生活在充滿罪犯的殖民地。不過大部分的人都懷疑愛玩的潘柏恩，會為了蠻荒的澳洲而放棄倫敦的歡樂。但是幾乎沒有人對他瞭解到能夠預測他的未來，或者知道他打算在哪裡過他的下半輩子。

「我懷疑若琳和我並不適合。」柏恩笨拙地說道。

一直讓她父親控制場面的若琳突然開口道：「這不是真的，柏恩，我們非常合適！」

柏恩沮喪地咬緊牙。他不想娶若琳，或其他任何女人。這個小蕩婦結婚之後不要一年就

會讓他戴綠帽子。不，謝啦，他暗暗地發誓。他拒絕被迫娶若琳，不論壓力有多大。

「妳不瞭解，若琳，婚姻——」

「不，潘柏恩，」伯爵士無禮地打斷他的話。「你才不瞭解。我不容許我的女兒成為倫敦茶餘飯後的話題。你將娶她為妻。我會讓你走進教堂，就算必須使用武力。」

柏恩呻吟。該死，怎麼會發生這種事？這不是他第一次和若琳上床，而且她向他保證她的父母要到明天晚上才回家。好像他誘惑的是個純潔的年輕女孩！當然不是！他並不喜歡誘惑處女；急切地上他床的若琳幾乎和他一樣經驗豐富。他瞥向她，突然而來的直覺告訴他：他被騙了。她的表情太得意了，這一切絕不是意外。這個小婊子計劃迫使他結婚！幾個月來她一直試著用甜言蜜語哄他提出求婚，而他不願意做任何承諾的態度激怒了她。當他威脅要停止他們的關係時，她求他看在往日的情分上今天晚上來找她。

「我說過，結婚是不可能的。」柏恩頑固地堅持。

「我有興趣知道原因。」伯爵士逼問。

「我——我已經結婚了！」柏恩一時衝動地脫口而出。他的謊言當然不可能使事情變得更好，甚至可能有幫助。

「什麼！」若琳倏地坐起來，差點忘了拉被單蓋住她赤裸的乳房。她豐潤的紅唇在她蒼白的臉上形成鮮明的驚愕表情。她的美是性感的，白皙的皮膚和烏黑的頭髮、大膽的黑色眼

睛，形成強烈的對比。「這是我第一次聽說你有妻子。」

「可是，我確實有妻子。她陪我從澳洲到倫敦來。」

「你宣稱的妻子人在哪裡？」伯爵士挑戰地說道。「這兩年你都把她藏在屋子裡？」

「當然不是！」柏恩大聲地說道，深陷在自己的謊言中。「我的妻子一直在鄉間，拜訪親戚。」

「那麼讓我們見見你的妻子並不麻煩。」

「該死，你不相信我？」

「是的。如果你不能在一個星期之內讓我們見到你的妻子，你將和若琳結婚。如果你知道什麼對你是好的，我勸你不要離開英國。」

柏恩憤怒得毛髮倒豎。他確實不想要結婚，但他不是逃避問題的那種人。潘家沒有懦夫。「我並不打算離開英國。」

「那麼你會娶我？」若琳愉快地問道。

「我已經結婚了。」柏恩重複道，氣自己編造出不存在的妻子。如果有較多時間，他能會想出聽起來比較真實合理的藉口。

「我們等著瞧吧，」伯爵士回答。「我建議你立刻離開這裡。」

「當然。」柏恩回答，很高興能夠逃開令人困窘的情況，雖然他確定自己是被若琳和她

的父親設計了。「如果你好心地允許我穿衣服——」

伯爵士突然轉身邁步走出臥房，留下若琳和柏恩獨處。

「親愛的，我希望你不是以為我——」

「我正是那麼以為，親愛的，」柏恩故意強調「親愛的」三個字。他的聲音充滿譏諷，而他的灰藍眼眸因冰冷的輕蔑而變得嚴酷。「原諒我沒有配合妳的計劃。」

「你錯怪我了，柏恩，」若琳噉起嘴，允許被單滑落至她的腰際。「我從來沒有試著像那樣操縱你。」她的黑眸突然狡猾地眯起來。「你真的結婚了？」

柏恩跳下床，穿上衣服，一直到打開房門才不屑地回答道：「妳恐怕得等一個星期才會知道那個問題的答案，若琳。」

柏恩愈走愈深入倫敦市區，沒有察覺自己身在何處或者時間多晚了。離開若琳位於聖喬治廣場的時髦住家之後，他已經走了幾個小時。他漫無目的地走著，穿過公園，越過橋樑。現在正走進他不熟悉的街道：陰暗的小路、曲折的巷弄、佈滿垃圾的走道。空氣中瀰漫刺鼻的惡臭：腐敗的食物、人的排泄物、魚腥味和河水的臭味。骯髒的酒館佔據這個區域，滿身污穢、滿嘴髒話的流鶯試著引起柏恩的注意。

可是柏恩既沒有看見破爛的酒館，也沒有聽見流鶯的邀請。他的思緒全部集中在一件事

情上。他在這個星期內要上哪裡去找來一個妻子？如果他弄不出一個妻子，要怎麼逃過伯爵士決心強迫他結婚？他的思緒飛快地旋轉，然而任何方法都逃避不了他沒有妻子的事實。

柏恩很快地打消找個女性朋友來扮演他妻子的念頭，因為他的朋友大多數都是同一個社交圈的人，很容易被認出來。花錢找個高級妓女來充當他妻子的想法也很快就被推翻，因為柏恩想不出一個合適的人選；而且就算他找到合適的女人，他的倫敦朋友們一定都認識她。

柏恩繼續心情沉重地走著，沒有發覺午夜的黑暗和濕冷刺骨的濃霧已經將他包圍。他從未學會欣賞倫敦的霧，就像現在這個時候，他渴望新南威爾斯晴朗溫暖的氣候。在他的家鄉，除了藍山的高峯之外，霧是非常罕見的。陷入悲慘情緒中的柏恩慢慢地走近一條小巷，沒有注意到蹲踞在小巷黑暗中的瘦小身影。

當沉思獨行的柏恩出現，流浪兒眯起眼睛貪心地打量他。體型和乳臭未乾的少年差不多的流浪兒，注意到柏恩剪裁精巧的衣服、高傲的舉止，斷定柏恩是到貧民窟來做善事的有錢人。他是什麼樣的人都無關緊要。「獨眼貝莎」等著現金，如果沒帶錢回去肯定挨揍。

柏恩愈來愈接近小巷，沒有察覺自己是搶劫的目標。其實，他到現在還沒有被搶已經是奇蹟；也許他的體型嚇跑了大部分想下手的扒手。他長得特別高，寬闊的肩膀看起來的確滿嚇人的。

月亮從濃密的雲層下溜出來，讓流浪兒看清楚這個男人。那毫不留情的澳洲陽光曬黑了